

塞杜文選 (一)

——他種時間 / 城市 / 民族
The Certeau Reader

瓦爾德(Graham Ward)主編 林心如譯

de Certeau



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合作翻譯發行
國立編譯館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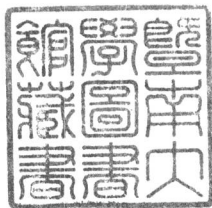
C 53
201048
1

塞杜文選(一)

——他種時間 / 城市 / 民族

The Certeau Reader

瓦爾德(Graham Ward) 主編
林心如 譯



國立編譯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塞杜文選(一)——他種時間 / 城市 / 民族 ; 瓦爾德
(Graham Ward)主編 ; 林心如譯; 一初版—
苗栗縣三灣鄉 : 桂冠圖書出版 : 2008[民97]
面 ; 公分. — 含索引

本書譯自 : The Certeau Reader

ISBN 978-957-730-586-2 (平裝)

1. 文化 2. 史學 3. 民族學 4. 文集

541.207

97025533

塞杜文選(一)——他種時間 / 城市 / 民族
The Certeau Reader

主編——瓦爾德(Graham Ward)

國立編譯館主譯 / 譯者——林心如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苗栗縣35241三灣鄉中山路2號

電話——037-832-001

傳真——037-832-061

郵政劃撥——0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45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227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本書由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地址：10644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網址：www.nict.gov.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85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電話：02-25180207

©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内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電話：02-33225558）

GPN 1009800666 初版一刷——2009年3月

ISBN 978-957-730-586-2 定價——新台幣300元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塞杜簡介

撰文 林心如

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年生於法國尚柏希(Chambéry)，自幼聰慧過人。在受過長期的哲學、歷史、古典文學和神學的紮實訓練後，在1950年加入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他除了專精文藝復興以至於古典時期的神秘學文本歷史外，亦對民族誌方法、語言學或精神分析學有濃厚的興趣與精湛的研究；其後，他在巴黎、歐洲、美洲各地講學。1986年，他在巴黎卒於癌症。

塞杜留下的著作，不僅富於原創性且豐沛，基於他思想的嚴謹，雖涵蓋多種學科，但具有明確的連貫性。其主題包括歷史的知識論、「神秘寓言」、信仰行為或當代文化實踐等等。在當代文化實踐上，他關注日常生活實踐、建構尋常事物的內涵（涵蓋其多樣性和複雜性），著眼在分析日常生活實踐裡的微顛覆(micro-subversive)策略。

另一個塞杜所熱衷的題目來自1968年法國學生革命的衝擊，促使他發掘某種不同的秩序、不同的言說——在公民的言說背後持續進行，以及他種立場(other place)。塞杜對心理學的研究，則旨在藉此理解文化境況。

在神學方面，塞杜在探索耶穌會的早期歷史之際，進而檢視機構製造新知識並管束其子民的權力之相關問題。

塞杜橫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符號學、歷史書寫學、神學諸思想領域的研究，極為精密而廣博，啓發了今日被歸在「文化研究」類型的內容，於當代再度被發掘為與傅柯、拉崗、羅蘭·巴特、德希達、紀傑克諸大師齊名，且最具創見的重大思想、理論家。

塞杜的主要著作有：《書寫歷史》(*L'Écriture de l'histoire*)《複種文化》〔*La Culture au pluriel*, 書中部份文章和茱莉亞(Dominique Julia)、何維爾(Jacques Revel)合著〕、《神秘寓言》(*La Fable mystique*)、《言說的截取及其他政治文選》(*La Prise de parole et autres écrits politiques*)、《異者或差異中的統一》(*L'Etranger ou l'union dans la différence*)、《脆弱的信仰》(*La Faiblesse de croire*)、《盧東中邪》(*La Possession de Loudun*)、《語言政治學：法國大革命和方言》(*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與茱莉亞、何維爾合著〕、《杜撰日常》(*L'invention du quotidien*)〔與吉雅德(Luce Giard)、梅悠(Pierre Mayol)合著〕、《迸裂的基督教》(*Le Christianisme éclaté*)〔與多梅納(Jean-Marie Domenach)合著〕等書。

其文章或著作早已被譯成英、法、德、日、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麥、荷蘭、瑞典、波蘭等多國語言，足見杜氏在當代世界學術、思想、文化領域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原著編譯者簡介

阿赫恩(Jeremy Ahearne)瓦維克素(Warwick)大學法國研究系講師。著有《塞杜：詮釋與他者》(Hel de Certeau :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1995年。

鮑爾舒密特(Frederick Christian Bauerschmidt)巴爾第摩的羅由拉(Loyola)大學助理教授。其論著刊載於多種期刊，包括《現代神學》(Modern Theology)和《新黑衣修士》(New Blackfriars)。

卜夏南(Ian Buchanan)塔斯馬尼亞大學英文系講師。其論著刊載於多種期刊，包括《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和《新黑衣修士》，在《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s)和《南大西洋季刊》並刊有他的塞杜作品編選。

康恩利(Tom Conley)哈佛大學法語系教授。其著作包括《電影裡的謎樣文字》(Film Hieroglyphics)、《圖像潛意識》(The Graphic Unconscious)和《自造地圖》(Self-made Map)並譯有塞杜的《書寫歷史》(The Writing of History)、《言說的截取及其他政治文選》(The Capture of Speech and Other Political Essays)、《複種文化》(Culture in the Plural)，均由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

吉雅德(Luce Giard)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歷史研究中心從事相關研究，並定期至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瓦爾德(Graham Ward)曼徹斯特大學情境神學與倫理學教授。著有《巴爾斯、德希達及神學語言》(Barth, Derrida and the Language of Theology)、《神學與當代批判理論》(Theology and Co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現代性終了了的巴爾達撒》(Balthasar at the End of Modernity)，並編有《後現代神祇》(The Postmodern God)。他曾為《新黑衣修士》期刊編有塞杜著作特輯。

譯 序

當代法國知名思想家塞杜(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畢生的研究和著作廣泛汲取自歷史、歷史書寫學、心理學、政治、哲學、語義學、民族誌及神學；他雖然未能在生前完整地實踐其研究的範疇，但他留下的著作，已證實在相關領域中極具重要性，觸及並啟發了今日通稱的「文化研究」領域內容。這番重要性促使《塞杜文選》(*Certeau Reader*)在英文世界的出版，本書首次集結塞杜專著和期刊中發表的各式文章，各篇均由塞杜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擔任編選及導讀，旨在提供易於理解的文本，引領讀者認識這位當代關鍵思想家的作品。

本書共分為五篇，分別呈現塞杜在歷史、社會學、政治、文化，以及宗教研究領域的研究。其中，瓦爾德(Graham Ward)的〈塞杜導讀〉勾勒塞杜的生平、將其研究定位在當時代的文化脈絡中，並檢視塞杜研究的主要關切：他者(Other)、空間性、殖民主義、身體、論述和壓迫；最後，該文討論塞杜研究的影響，和當代對其潛力的重新發掘。吉雅德(Luce Giard)負責的「歷史書寫學」(第1~3章)，呈現塞杜如何剖析歷史撰述和政治、文化、社會情境間的交互作用。康恩利(Tom Conley)導讀的「文化政治學」(第4~7章)，呈現塞杜如何將創新性的活動解讀為都會的文本。卜夏南(Ian Buchanan)導讀的「民族誌與社會實踐」(第8~11章)，

勾勒出塞杜廣博的文化研究之面貌。阿赫恩(Jeremy Ahearne)導讀的「說與寫」(第12~15章),明晰分析了塞杜對〈系統〉(economy)一語的運用,以及他如何解讀書寫和口語性的層疊。最後,鮑爾舒密特(Frederick Christian Bauerschmidt)導讀的「神學」(第16、17章),則呈現塞杜對基督教世界近代轉變之檢視,探索其原為「宗教」、如今「世俗」的「立場」,以及在此立場的轉變下,繼續信仰的可能和方式。

整體而言,本書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對塞杜著作的精密縱覽,適於各專業領域人士或深造中的學生研讀。塞杜的跨學科研究,足以作為今日對媒體、科技、政治、社會、再現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參考;正當塞杜著作愈加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時,本書中文版的譯行,相信也將對中文世界相關各界的研究大有助益。

塞杜導讀

瓦爾德

在德國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一部名為《事物的狀態》(*The State of Things / Der Stand der Dinge*, 1982)的電影，孟若(Friedrich Munroe)是電影導演。游移在洛杉磯和葡萄牙〔孟若以後天啓時期為背景的电影《生還者》(*The Survivors*)的拍攝地〕之間，他口操德文，如此宣告：「此刻，此處是我的家，不在屋裡，也不屬於任何國家。」這種表述為溫德斯到目前為止的電影作品下了註腳：在他的許多影片中，向來都援引美國公路電影類型，或流浪者的形象。

溫德斯電影中最為人熟知的流浪者，是出現在《巴黎·德州》(*Paris, Texas*)中的韓德森(Travis Henderson)，該片於1984年贏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崔維斯〔其英文發音和「橫越」(*traverse*)相同，別具意義〕從墨西哥山脊裡冒出來，就像某個全球性災厄的劫後餘生者。他止不住地持續漫步，直到倒在一間破破的酒吧裡；他哥哥沃特接到電話，前來把他帶走。沃特住在洛杉磯，而崔維斯則討厭搭飛機，於是影片追循他初次從德州往洛杉磯的行駛過程。崔維斯有一個兒子——別具意義的，兒子名叫杭特(Hunter)¹，被崔維斯所拋棄。如今杭特和沃特及他的太太（他們沒有小孩）同住，他們並

¹ 'Hunter'，意指「獵人」。隨頁註為中譯者加註，以下同。

將杭特視為自己的兒子看待。爲了將孩子帶回身邊，崔維斯跋涉返回洛杉磯。從沃特在洛杉磯的家，可以鳥瞰機場跑道。後來崔維斯和杭特一同前往尋找媽媽，名叫珍(Jane)，當時她住在郝斯頓(Houston)，從事情色行業。他們找到她，而就在崔維斯和她在隔著情色場所的斗室展開的驚人對話中，這個扣人心弦的故事展開了：述說他對較年輕的珍之愛戀如何轉變爲帶有妒意的偏執，兩人透過電話連線和一面雙面鏡而對話。崔維斯曾經將珍綁在暖爐上，並放棄工作，年幼的杭特哭泣著，崔維斯則狂飲著。當他酒醒時，發現自己竟置身火窟。珍放火燒了他們的貨櫃拖車，將丈夫留在車內，她和杭特一起逃走。如今，過了四年，崔維斯與杭特和珍重聚。有關他爲何跑到沙漠的故事片段非常適切，而崔維斯則從心有餘悸、啞口無言的生還者，成長爲負責的男人，並面對其過往，且認知到和珍的關係已經結束。崔維斯自停車場觀望杭特和珍的會面，影片結尾畫面呈現崔維斯行駛在郝斯頓的公路上——薄暮時分，全城鑲著紅暈，沉默無言的他望著道路。

就塞杜這樣一個極爲關注日常生活實踐、建構尋常事物的內涵（涵蓋其多樣性和複雜性）的人，我希望在此將其著作與一部公路電影相提並論，將不會讓他感到驚訝。吉雅德所作的塞杜確切著作目錄列出的442種出版品中，有趣且值得注意的是，塞杜爲許多電影刊物寫的電影論析，刊物包括：《這般電影》(*Ça Cinéma*)、《文學新旨》(*Les Novellas Littéraires*)、《影視觀》(*Télérama*)和《電影》(*Cinéma*)。對於塞杜這樣的人，文化指的就像法國社會學

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界定的，是一種生存心態(habitus)。生存心態是外在實踐，產生自將特定結構無意識的內化，以及觀看和行爲的方式——它們在特定時期組成特定的社會。【註1】這些實踐組織並構成社會；它們表現出社會所認爲的「真實」。這是預設的真實；但是，要檢視對這種真實的製造，則需從生存心態——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實踐——著手。這和公路電影有什麼關聯？塞杜的論著中一再出現這個主題：無處歸宿、漫步、流浪、羈旅、閱讀地圖、旅行、時間等同於生活，以及生活等同於變動的複雜關係——社會的、政治的、神學的、心理的關係。幽閉恐懼的夢魘，讓人聯想到置身某處，像是鐵道列車，或維爾恩(Jules Verne)的《鸚鵡螺號》(*Nautilus*)，其中，個人被迫從窗口觀看歷史的無情進程。「一種旅行式的監禁。在一節火車廂裡動也不動，眼見靜止的景物從眼前流過。發生什麼事？車裡車外，毫無動靜……旅者被關在斗室、編以號碼，並收編在鐵道列車的矩形廂房，這是理性烏托邦的徹底實現。」【註2】部分研究塞杜的學者，更進一步將其著作(*oeuvre*)形容成某種持續的遊移或羈旅，從一處到另一處，從一種學科到另一種，跨越、再跨越，並模糊學科的界線。幾個學者將這種情形比擬爲亞伯拉罕式(Abrahamic)的遊蕩：邁入更深沉的放逐，且相對於奧德賽的流浪（黑格爾將後者的角色視爲代表理性(Reasoning)本身的移動，這個故事遂在哲學上變得知名）。奧德賽從伊撒卡(Ithaca)啓程，前往迎擊特洛伊之戰，之後離開落敗的特洛伊，落得數年歷經戰爭的離散，後來方得再度返鄉，回到妻子蓓娜洛

蓓(Penelope)身邊，及其看護尤莉柯莉雅(Euryclea)、兒子泰勒馬庫斯(Telemachus)、父親萊耶提斯(Laertes)，以及老犬亞哥斯(Argus)身旁。但就像溫德斯援用公路電影所呈現的崔維斯的旅程，塞杜的旅程並非循環的，沒有返鄉。塞杜本身想在中國擔任傳教士，他加入教團、耶穌會，堅定投入傳道活動，也曾遠至北美和南美旅行，最後在加州渡過他生命最後六年的生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跨出來質疑我們所謂的家的可能意涵；並質疑地方的固定性。【註3】他的羈旅是爲了尋索他處、另一座城市、異邦(heteropolis)、另一種空間性。他的著作將持續的日常移動刻記於不可能的他者、無法馴化和殖民的他者。其著作刻記著欲望本身的經濟。【註4】因此，在接觸塞杜的思想之初，從公路電影入門或能讓我們將其著作和20世紀晚期西歐和北美文化互爲觀照。進一步而言，這種比較讓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或許開始回答）：爲什麼塞杜的著作如此清晰地呼應我們的文化？塞杜著作的重要性受到正視（且愈來愈是如此），這種情形的重要性爲何？

有人對溫德斯的電影作品如此寫道：「溫德斯透過其角色、角色的故事和他身爲四處遊歷的導演，用生命活出了戰後德國特殊的無根(rootedlessness)情狀。他將無家可歸化成一種德行，一種美學。」【註5】溫德斯表達出某種無可名狀的欲望，這種欲望萌生在德文的家(Heimat)一詞瓦解之際，時值人們對史坦納(George Steiner)後來所謂的君子教化(the civilizing of gentlemen)信念崩解；【註6】亦即西歐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所奠基的培育(Bildung)傳統。塞杜所屬輩份早

於溫德斯（生於1945年），但塞杜具有與溫德斯相同的幻滅感、同樣的分裂(fragmentation)和失落感。塞杜於1925年生於法國尚柏希(Chambéry)，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他的青春期和青年期。正如他的摯友和同僚吉雅德——後來成為塞杜著作的編者——極為動人的描述：

其世代的特殊標誌，在於對震驚共有的痛楚經驗——他在1940年代的青少年期裡已經感受到了，當時他必須見證「舊的國家」在屈從、恐懼、恥辱和混亂中消亡，同時，盛怒在他血脈裡賁張。他記取當中難忘的教訓，透過他言辭的肌理，我們往往再度觸及這些教訓——其大意是：孩子們不再居於奉守父親的立場，並且，甚至更低度——他們不再接納父親價值觀論述的傳播，或榮譽的典則，而這種種正是其父執輩在順從威權之下，一貫亟力存持的……他知道自己正將這種對解放的奮鬥帶往某種決裂的痛苦階段，在這個階段，與先前的確定性(assurance)產生了差距，有時達到某種不可能回頭的爆發點……但他對其自主性的建構、抽離某種傳統背景和家族「顯然」認可的事實，則表示他仍忠於1940年青少年的內在暴力——他們拒絕屈從父親（大多為掌權者）、拒絕支持前培坦〔Marshall(Pétain)〕²——這是對法國罪有應得的失敗所發的道德化論述。【註7】

²法國將軍培坦(Marshal Pétain, 1856~1951)於一次世界大戰領導法軍，居功厥偉。然而，他於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法國維琪政權(Vichy France)領袖，導致後來被判叛國罪，原應處以死刑，但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減刑為終身監禁。現代法國人一般視之為叛國者，「培坦主義」(pétainisme)一詞則用於批評極端保守派的管理措施。

塞杜在法國西南部的格罕諾柏(Grenoble)和里昂(Lyon)兩地的大學研讀古典學和哲學，置身山巒，他在25歲那年加入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如我提到的，他冀望皈依傳教士生活。1956年，他被授予天主教的教士聖職，並開始發展明顯的智性天賦，1960年，他在索邦(Sorbonne)大學獲得宗教科學博士學位。耶穌會信徒在這個時期創造了傑出的智識成就。塞杜所屬的教團曾孕育出巴爾達撒(Hans Urs von Blathasar)、盧巴(Henri de Lubac)、拉納(Karl Rahner)、夏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長才（以及這些天才激起的神學辯論）。在其教團的鼓舞下，塞杜感興趣的是耶穌會的早期歷史。然而這段早期史也正是現代性初啓之時，時值新興科學（有關人類學、民族誌、歷史、科技）剛萌芽，並改變著西歐社會、文化及政治境況。從檢視這段時期的歷史，他進而檢視機構製造新知識並管束其子民的權力之相關問題。

法維(Bienheureux Pierre Favre)和蘇罕(Jean-Joseph Surin)這兩個神秘主義作家，特別引起塞杜的興趣。1960年代早期，塞杜編纂並導讀法維的《編年史》(*Memorial*)，以及蘇罕的《朝向完美的靈性指南》(*Guide spirituel pour la perfection*)。後來他與德盧巴合編並導讀德夏丹的《致贊塔信》(*Lettres à Leontine Zanta*)—夏丹逝於1955年，之後他倆繼而編輯並導讀蘇罕的《書信集》(*Correspondence*)定版。【註8】時值1966年，法國保守政府正由曾是反對運動領袖、聲名狼藉的人所掌權，執政者就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接著，爆發了1968年5月以學生為首的暴動：

我們出事了，某些事物開始激發我們。沒有人知道它從哪裡迸發，瞬間佔滿街道和工廠，在我們之間流竄，變成我們的一部分，但它不再是我們的擔憂其被蓋住的雜音，這些前所未聞的聲音開始改變我們。至少我們如此覺得。於是產生了某種前所未聞的事物：我們開始發言。似乎，這彷彿是頭一遭。這些永遠無法言喻的經驗的寶藏——它們抑或靜蟄，抑或緘默——從各處湧出。【註9】

即使這段文字被譯成英文，其中獨特的韻律和措辭，仍讓人見證到——塞杜眼中的——又一樁即將改變歷史進程的事件之萌發。1968年5月，由學生帶領的暴動彷彿解放了被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北美，及歐洲殖民所囚困、並約束的某種法國精神。浮現了新的可能，而塞杜將讓法國人對這些事物永銘於心。【註10】1968年整個夏季，他亢奮而熱情地寫作。他問道，這個革命性的事件對法國的意義何在。「我們必須從這個現象再出發。我相信，它必將引起我們對整個再現體系的質疑」。【註11】人們開始能感受新的文化、新的現實，只是它依然隱藏在現代性的無上權力和戒律的遺風下，並受其壓制。塞杜已經立志以作為耶穌會信徒和傳教士為使命：目的是出走、並發掘這種不同的秩序，這種不同的言說——在公民的言說背後持續進行著，以及他種立場(other place)。

回到1964年，塞杜已瞭解到推翻弗洛伊德所理解的精神分析實踐的人之重要性。拉岡(Jacques Lacan)在巴黎創立其弗洛伊德學派(Ecole freudienne)。塞杜是該學派的初始成員

之一。【註12】我們從這個行為瞥見一絲革命氣息，瞥見這個尚未完成志願的反對運動鬥士。拉岡已開始循著這兩者開闢的思路，而再思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瓦隆(Henri Wallon)〔他引介「鏡像階段」(mirror stage)這個基礎概念，對拉岡而言，這代表從自然到文化的過渡期〕，以及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主義。拉岡透過「真實」(the Real)、「想像」(the Imaginary)和「象徵」(the Symbolic)等面向，發展出對欲望主體的理解。「真實」是最原始的景象，主體永遠無法直接面對它——它黑暗、混亂、捉摸不定、崇高而且懾人。主體吸收並儲存世界的各種影像和印象，以及他／她以身體在該世界所佔的位置。主體發展出對自身的特有綺想(fantasies)。所有這些印象和對經驗的模仿構成心神的想像景象。但只有在主體邁入象徵階段，他／她才能獲致某種身份認知。身份總是脆弱、間接(mediated)、近乎真實(virtually real)。「鏡像階段」被理解成進入象徵領域的第一步，這個領域正是由「父親」(Father)主宰。父親（作為象徵之法律的具體化身）要求主體與母親分離，以使主體進入社會和文化領域。但在必須跨出這一步來形塑並清楚認識對自我的「想像」認知(Imaginary sense)之際，同時存在懾人的失落感（在「真實」的衝激下，這種感受更為鮮明）。身為主體，個人將永遠處於傷悼之中，永遠在尋求象徵性的替代物，以彌補原始的失落。個人的生命就是追索個人欲望的最終實現。

就如吉雅德在為塞杜的歷史書寫學，所撰寫的導讀（本書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塞杜對心理學和拉岡的興趣，不在